

企業家 許毓仁 從政

建想法匯流平台 啟發青年改變



許毓仁分享其不平坦的人生路。 彭子文攝

「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，也是一個最壞的時代。」狄更斯在《雙城記》開篇如是說。要定義這個世代，每個人都有不一樣的觀點，但在TED x Taipei創辦人許毓仁眼中，面對崩壞的時代，不應只是抱怨或逃避，而是切身去改變制度，挑戰不可能。因而，他做了一個讓人跌破眼鏡的決定，今年一月一日起正式履行台灣「立委」職務，在未來四年，以搭建高透明度的網絡平台為目標，並試圖挑戰及改變體制。日前，他應邀出席國際設計師聯席會議，並接受記者專訪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伍麗微



許毓仁欣賞陳錫煌師傅一生堅持做布袋戲。 網上圖片

許毓仁早前應邀來港出席國際設計師聯席會議。 彭子文攝



《TED x Taipei》網站上載不同類型的演講片段。 網上圖片

許毓仁

從政從來都不是他的選擇。

從小便跟著媽媽在夜市中打轉，媽媽幫客人做美容，他在一邊做功課，接觸來自不同角落的人，看盡社會底層的光怪陸離，久而久之也沾染了一點叛逆。他想過做老師、做企業家，也幻想自己在夜市裡工作，但大學畢業後，他跑到中南美洲流浪，當完兵，又到三藩市與朋友創業，後來回台創立「The Big Question Conference」，並在2009年獲TED (TED是Technology、Entertainment、Design的縮寫，由美國一群熱愛分享的人創立的演講平台，有科學、教育、發展、文化、商業、藝術等議題) 總部授權，成立TED x Taipei。

「我做過很多奇怪的事情，也因為這些成長經驗，知道不應該為自己設限。」他認為，有機會的話便多創造機會予人，要堅持原則，而且要承擔責任。社會總是需要不同的領袖，人們可以選擇留在舒適區，過自己的生活，也可以站出來主導潮流，一切在於個人選擇。

將議題放上網討論

許毓仁則選擇了一條不太平坦的路。TED今日遍地開花，成為啟發年輕人的平台，但當初邀請嘉賓時，他面對過各式各樣的問題，「因為TED這個品牌開放授權，每個人都可以做TED，台灣就有二十幾個TED，你不可能當成生意來做，所以一定要有一個很清楚的目標。」而這個目標很簡單——聽別人的故事。

2009年至今，他做了四百多個講座，嘉賓橫跨各個領域，從美學家蔣勳到鑄劍師傅郭常喜，都是座上客，他們在十多分鐘裡，娓娓道來自己的故事，主辦

方再把錄像放到網上，讓人瀏覽。他從聆聽別人故事的過程中，發現自己最欠缺的是專注力，「我很佩服那些一輩子專心做一件事的人，像做布袋戲的陳錫煌師傅，九十幾歲了，他一輩子就做布袋戲，我沒辦法，我同時做很多事，我的興趣太廣了。」

TED傳遞正面訊息，與現在媒體釋放的負能量不一樣，「我覺得近幾年最大的改變就是愈來愈多人做TED，這本來就是一個思想平台。」他樂見更多年輕人受TED啟發，作出改變。

生命在不同階段會出現不同的選擇，有人推託，有人接受。「在亞洲，教育是教我們去找一個標準答案，所有東西都是一個蘿蔔一個坑，學法律就是要當律師，學會計就做會計師，但我覺得這個時代是個big question，要靠很多人參與來解決問題。」從政便是其中一個方式，年輕人可以利用新思維去改變體制。

「我不是為了任何利益而做『立委』，我是希望有更多人選擇參政。」許毓仁強調。

身無後台，但手握大把資源，他認為目前台灣最大的問題便是透明度不足，體制內的官員往往自說自話，體制外的人各有各的想法，體制內跟體制外彷彿是河的兩邊，缺乏溝通。「我想做一個開放的平台，把在這裡談的議題都放到網上，討論完的事情在外面會有公聽會，讓更多人對話、表達。這也是我做『立委』想要做的第一件事，我不是坐在一邊等著吃飯的政治家，我進去是想用我的行動去改變這件事。」

作為國民黨「立委」，很多人都跑來問他，為何會選擇為一個老派的政黨服務？他的答案也簡單：「我們以前只在贏輸，從沒想過可以合作，我希望成為第一個促成與其他政黨合作的人。」

從政不忘同理心

從民間到政界，看似步步為營，但回想這些年的際遇，他坦言，從沒計劃過，亦沒想過後果，樂觀得過分。「我是蠻正面的，這可能跟我的成長環境有關，小時候家裡很窮苦，但在苦中我們很快樂，因為很踏實，那段時間的成長經歷會變成一種力量。」生命中

的每一樣東西都是自己爭取的，每當接觸新事物，他第一時間浮現的是「這個世界好有趣，我想去探索更多」的心情。

大學畢業後的中南美洲流浪便是一個例子，他從危地馬拉、洪都拉斯、哥斯達黎加到秘魯，看到世界上很多比自己不幸的人，他們貧窮得難以想像，一杯咖啡的錢可能是他們一個星期的生活費。「你會對這個世界有更多同理心，這個同理心是透過別人感受到的痛苦去理解它，你可能沒法幫助他，但經常把同理心放在心中，當有一天成為領袖之後，你會是一個柔軟、有人情的領導，而不是一個冷酷的人，你也不會被權力控制。」

有時在台北開車，他看見路邊有人賣玉蘭花，賣花人走到車子前面一直拜託人，但大家都不理睬，他為此心酸，忍不住搖下車窗買下來，「這個社會就是這樣，有很多貧窮的人，也有很多富人，重要的是自己不要被影響，不要因為這個世界不公平，就對世界喪失信心，那不公平會愈來愈大，如果這些不公平有一天因為你的努力而有所改變，那是多麼美好的事。」

最好亦是最好

很理想主義，但他的話語卻帶有一股難以言喻的感染力。「我覺得自己很普通，有很多缺點，但我至少很有熱情。」他心中有三個「P」，分別是Passion (熱情)、Purpose (目標)、Persevere (堅持)，但這三個「P」也是如今年輕人最缺乏的素質——對人生欠缺熱情、做事沒有目標、沒辦法堅持到底。「我的經驗沒法複製，我只想說，面對生命的未知，不要害怕，當你覺得自己在犧牲時，就等於慢慢喪失熱情。」但這不等於如今的年輕人一無是處。

「就像我們的父母一定看我們不爽，我們也看我們的下一代不爽，就像姚明，他父母一定沒想過他會是今天的姚明，所以每一代都有每一代的問題，而這些問題一定會找到答案。」他說，這是最好的時代，也是最壞的時代，「我相信父母親也會說那個時代是多麼的困難，但他們還是可以建構起他們的一切。」

Bossa Nova 女王小野麗莎

堅守十年融合各地音樂

一把木結他，一把自由慵懶的聲線，帶領近3,000名樂迷暫時忘記煩惱，度過了一個輕鬆舒適的晚上。

這人正是剛於本周一(11日)假九展開騷的日本Bossa Nova女王小野麗莎。

15歲拿起結他作公開演出，至今40多個年頭仍在世界各地巡迴，小野麗莎指出她的音樂絕非如封號所言，僅得屬爵士風格的Bossa Nova，而是包含了民謠、騷靈(Soul)等多種風格，她謂過去10年很努力把世界各地的音樂融合，而今後亦會繼續朝這方向進發。

每次來港開唱，小野總是非常有心，準備中文歌獻給樂迷，而今次除了大家較為耳熟能詳、鄧麗君的《甜蜜蜜》和《夜來香》外，還特別準備了王菲的《我願意》。其實大家都知道，小野對鄧麗君有一種偏愛，多次翻唱對方的歌曲，她解釋日本的電視台會播鄧麗君的歌，從而喜歡上鄧麗君的歌，加上她第一次辦亞洲巡唱時，首站正是台灣，而鄧麗君在當地非常受歡迎，令兩人結下了不解之緣。

視香港第二故鄉

香港，這個彈丸之地，小野經常來，只是多為公事，私底下幾乎沒有，唯一的一次正是她首訪香港之時，「那年我12歲，是夏天，學校放暑假，我們一家人來探望爸爸一個香港朋友。」她視香港是其第二故鄉，她尤其愛吃中國菜，不論是什麼菜式，只要是中國菜就會吃得開心。她透露比起自己，媽媽更較私下來港旅遊，今次也有跟來，是母女久違的香港行。

於巴西出生，10歲舉家搬回日本，其後踏足世界各地開唱，小野視香港為第二故鄉，而對於出生地巴西，她形容那兒的生活很舒服，會找一下當地的朋友，但說到



新碟《My Favorite Songs》收錄不同曲風的歌。 網上圖片



小野麗莎自曝最愛吃中國菜。



小野麗莎早前在港開唱。

會否回流當地，她坦言暫時沒有計劃。適逢巴西今夏將舉辦奧運會，問到會否考慮趁機回去觀賽兼探朋友，她笑言：「還沒有計劃，但如果有機會，朋友邀到，都想回去看一看。」

想挑戰隔空對唱

小野多年來致力推廣Bossa Nova，但她澄清其音樂並非如此單一，「我都會唱其他不同類型的曲風，如民

謠、騷靈等，近年還將夏威夷Hula、法國香頌等與Bossa Nova結合。始終在巴西出生、在日本成長的背景，令我接觸到很多世界各地不同的音樂，我深信將各地的音樂融合在一起是很重要的，是我這10年內一直在行的路，亦是我今後會堅持走下去的路。」或者正因為如此，去年韓國R&B組合Brown Eyed Soul的Jung Yup在日本準備出碟時，小



小野麗莎暢談其音樂路。

野欣然答允與對方合作，合唱了《A Thousand Miles》一曲。

談到現今的流行文化，小野坦言：「其實我比較少聽日本歌，反而較常聽巴西歌。」如果把範圍推廣至全世界，她表示有蠻多喜歡的歌手，可惜有些歌手已經離世，如果真的要選一個合作的對象，她希望與美國結他手John Pizzarelli合作。不過，現今科技發達，與已故音樂人隔空對唱絕對是可行的，小野聽後有點小激動，點頭說：「蠻想試一下，如果可以，想同已故的知名爵士樂手合作。」看來，在小野的靈魂深處，對爵士樂仍是一份偏愛。

採、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敏娜